

〔奥〕罗伯特·施奈德尔 著
朱刘华 译



S 睡眠兄弟 Schlafes Brud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处女作

S 睡眠兄弟 Schlafes Bruder

〔奥〕罗伯特·施奈德尔 著
朱刘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睡眠兄弟/(奥)施奈德尔(Schneider, R.)著;朱刘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9
(译文新流行·处女作小说)
书名原文:Schlafes Bruder
ISBN 7-5327-2483-2

I.睡... II.①施...②朱... III.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419 号

Robert Schneider
SCHLAFES BRUDER

©Reclam Verlag Leipzig 199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9-273号

睡 眠 兄 弟

[奥]罗伯特·施奈德尔 著

朱刘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107,000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327-2483-2/I·1452

定价:9.30元

译者前言

1985年,年轻的帕特里克·聚斯金德以一部《香水》在平静多年的德国文坛上掀起一股狂潮;十年之后,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升起在德国文坛的天宇,他就是青年作家罗伯特·施奈德尔——一株文苑奇葩。于是,在1995年法兰克福的书市上就发生了那感人的一幕:两位中年妇女停步在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的摊位前,目光齐落在摊位上展销的罗伯特·施奈德尔的《睡眠兄弟》一书上。其中一位评论说:“你看,《睡眠兄弟》在那儿。它就跟聚斯金德的《香水》一样。一个闻起来那么好闻,一个听起来如此动听。”

施奈德尔出生于1961年,长大于奥地利莱茵河谷阿尔卑斯山区雷根茨的一个小山村,1981—1986年,他在维也纳学习作曲、艺术史和戏剧学。他曾经透露说:“1984年我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他最初是以剧本创作奠定其在德语文坛上的影响的,1990年,他

的电影剧本《卡罗·盖梭尔多的和声》获奥地利广播电台颁发的电影剧本奖,同年,剧本《年轻的H.的梦想和悲伤》获巴登—符滕堡州的民间戏剧奖。1993年问世的独幕剧本《肮脏》被评论界誉为描写德国人排外思想的最佳文学作品。作者为此获得了“波茨坦戏剧节奖”,由该剧改编的广播剧也获得“西维斯(civis)’93”奖,“今日戏剧”杂志将作者选为当年的戏剧家接班人。

1990年,施奈德尔获得一笔来自美国的旨在资助年轻的欧洲作者的亚伯拉罕·华瑟尔·阿瓦德私人奖学金,从而创作出了《睡眠兄弟》一书。1992年,在遭到了二十多家德语地区出版社的拒绝之后,原东德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终于对此书表示出了兴趣,但初版时也只是谨小慎微地推出了四千册。谁也没想到,当年德国文坛最大的盛事就此诞生了。读者的反应出乎意料,该书迅速跃居德国畅销书榜首,至当年底就增印至四万册,整整翻了十倍,创下了德语图书史上最大的销售记录,成为德语图书销售史和德语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截至1995年底,光是94年8月出版的袖珍版本就再版十多次,销量达到六十万册。硬封面本也再版八次,销售了近十万册,而95年8月推出的精装收藏本竟然也售出了一万册。来自评论界的好评如潮。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语文坛德高望重的埃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说:“我是带着惊叹和欣喜读完这本书的。”《明镜报》则断言:“这部长篇小说将会像药物似的产生影响。”意大利的评论界称“作者是位天才的文体学家,他使这部小说跻身于近年出版的最佳小说之列”。法国报纸干脆化繁为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此外该书还在国内外频频获奖,1993年,作者为此获得阿莱曼文学奖、维也纳市的罗伯特·穆西尔奖金;1994年获得“萨尔茨堡复活节竞赛文学奖”、法国“普里克斯·梅迪西斯·埃特兰格尔(Prix Medicis Etranger)”奖,1995年又获得英戈尔施塔特城(Ingolstadt)的“玛丽露易丝·弗莱瑟文学奖”,在意大利,该书也分别被授予“普雷米奥·伊塔斯·德尔·利布罗·迪·蒙塔尼亚(Premio Itas del Libro di Montagna)”奖和“普雷米奥·格林赞恩·卡武尔(Premio Grinzane

Cavour)”奖。目前它已被译成了二十四种文字,名导演约瑟夫·魏斯麦尔(Joseph Wilsmaier)将它搬上了银幕,同名影片曾被提名参与角逐1995年的奥斯卡电影奖,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n)的萨尔茨剧院将它改编成了芭蕾舞剧,赫尔伯特·威利(Herbert Willi)又将它改写成歌剧剧本并配乐。有关该书的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其中有雷纳·莫里茨(Rainer Moritz)编辑的《关于〈睡眠兄弟〉》等。

施奈德尔曾经宣称:“我不要知识分子读者,我要的是那些本来不读书的人……”他于1998年初推出的第二部小说《空行女》似乎就是为了证明他的这一目标,该书受到了来自传统评论界的一边倒的猛烈批评,被斥为“一本正经的、旧约式的呢喃”、“真怕人”、“一本修身和顿悟的厚书”,满纸“自大狂,语无伦次,思维紊乱”,“语言拙劣粗糙”,这本书是“会招来苍蝇的”“一堆屎”。但它却再次打动了读者的心,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周遥遥领先,当施奈德尔在各地举行朗诵会时,总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人们像涌向歌星影星似地涌向他,高呼着他的名字“施奈德尔先生!”争取他的签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一位女读者陶醉地说。“我非来不可。我想抚摩您。”今年年初,施奈德尔又推出了一部类似于当代“白雪公主”的新作《处女们》,同样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睡眠兄弟》讲述的是一个生错了时间和地点的天才的故事,主人公埃利亚斯系其母跟副牧师通奸所生,因眼珠黄色被视为怪物,他早熟,五岁左右就智力超人,耳聪目明,能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他是个音乐天才,十四岁那年被选为教堂的管风琴的脚踏手,平生首次接触到乐器,便为之深深地迷恋,他想向琴师学习音乐,保守的琴师不肯教他。在莱茵河谷一座偏僻的山村里,他的才能险被埋没,二十岁那年,一位城里的音乐家来山里时发现了埃利亚斯的音乐天赋,带他去城里的剧院参加比赛,从而一举夺魁。

埃利亚斯还是一个爱情的天才,堂妹伊尔斯贝特出生时埃利亚斯感觉到她的心跳和他的心跳融合在一起,从此深深地爱上了对方。但由于他从来不敢向她承认这一爱情,伊尔斯贝特最后嫁

给了他人。爱的失败对埃利亚斯的打击太大了,当他从城里凯旋而归时,坐在那条给他音乐灵感的山溪旁,他顿悟了爱情失败的原因,从此放弃睡眠,野居山里,终因疲惫而于二十二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将他的生命献给了一种得不到回报的爱情。

世界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天才。音乐带来的成功没有能安慰失去伊尔斯贝特的忧伤,这充分说明了,在埃利亚斯眼里,爱情高于一切,也高于音乐。从表面看来,埃利亚斯是累死的饿死的,实际上他是为追求爱情而死,因为他发现,他的爱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只是半心半意地爱过伊尔斯贝特。因此上帝拒绝了将伊尔斯贝特给他,因为那爱不坚定,半心半意。他的所谓的爱情只是一堆谎言和半心半意”。“因为在睡眠时,不在爱。人们处于一种死的状态,因此死亡和睡眠被称作兄弟不是无缘无故的。睡眠的时间是浪费因而也是罪孽。”“因为睡眠状态中人是死了,至少不是真活着。”“如果一个人只是白天或也许只不过在一念之间爱着他的妻子,他怎么可以问心无愧地声称他爱了他妻子一生呢?这绝非实情,因为谁睡觉谁就不在爱。”他选择了死亡作为对他的激情减弱的惩罚。他坚信:谁若睡觉,就是出卖爱情,出卖他所爱的人。

本书的结构一目了然,作者开篇第一句就点明了全书的内容,另外,施奈德尔在创作本书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在评论作家约翰奈斯·莫埃(Johannes Moy)的小说《滚球戏》时说:“无论是其题材还是其语言,它们都似乎来自另一个时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施奈德尔的这部杰作,作者强调,他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文言”,它根本不存在,也没有地方讲,它是路德语言和作者出生地的方言的一种混合体。这种混合语言给译者翻译时增添了很大的难度,在此敬请各位方家不吝指教。

译文新流行

处女作

● 罪人玛格达蕾娜 袁志英 译

● 睡眠兄弟 朱刘华 译

● 假如这是真的 杨光正 译

在爱者不睡

这是音乐家约翰尼斯·埃利亚斯·阿尔德尔的故事，在决心不再睡觉之后，他于二十二当龄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对他的堂妹伊尔斯贝特的爱无法形容而非常难过，从那时开始，不彻底探清他的爱情失败的秘密他就不愿有片刻安宁。直到那闻所未闻的死亡的临近，他都勇敢地坚持认为，睡觉时间是白白的浪费了，因而也是罪孽，终有一天会在炼狱里得到清算，因为睡眠状态中人是死了，至少不是真活着。一句古老的格言将睡眠和死亡比作兄弟并非偶然。如果一个人只是白天或也许只不过在一念之间爱着他的妻子，他怎么可以问心无愧地声称他爱了他妻子一生呢？这绝非实情，因为谁睡觉谁就不在爱。

约翰尼斯·埃利亚斯·阿尔德尔是这么想的，他的戏剧性死亡是这种爱的最终牺牲品。我们要描写的就是这个人的世界和他痛

苦的一生。

末章

1912年,当科斯玛斯·阿尔德尔,这位福拉尔贝格^①中部一座名叫艾希贝格的山村里的最后一位居民在他的荒芜的农舍里饿毙时——连附近的戈茨贝格的老人们都没察觉那上面还有一个活人——,大自然最终决定彻底消泯有关这个山村的所有念头。它好像差不多不无敬佩地一直在等候它最后的征服者的这一悲惨死亡,然后永恒地猛扑进这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庄。人类数百年前从它那里夺走的东西,它现在将它回收。因为它早已用带刺的茂密的灌木丛占领了从前的村路和连接座座农舍的小径,让焦黑的牲口棚和房屋的残垣坍塌,它们的墙基长满苔藓。当那个执拗的老翁死去之后,在一把把斧头曾经顽固地砍伐去它的每一棵幼树的地方,它越来越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地融合进陡峭的山脉。

而他们最心爱的白蜡树又大批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在发生在同一世纪内的第三场大火之后——夜间,它的火光曾让阿本采列的人闹闹嚷嚷地惊叹过——,艾希贝格山村姓郎帕特和阿尔德尔的人也都理解了,上帝根本就不想让人类在那里生活。1892年9月5日夜里发生的那第三场大火中,有十二人被烧死在他们的床上,四十八头牲口被烧死在牲口棚里。地狱般的燥热风一整天吹打着房屋的梁宇,在森林里呼啸肆虐,让人们事后不由得认为,那是个明知灾难将临的人在狂笑不止。发生第三场大火的那天夜里,艾希贝格没人敢生火烧锅,连点蜡烛祈祷都不敢。人人都知道——孩子们从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和老人们突然变得幽灵般的眼睛里得知——燥热风时一星明火会造成什么灾难。一

^① 福拉尔贝格:奥地利的一个州。

位经历过第二场大火、隐隐约约地还记得第一场大火的郎帕特，在这天夜里还挨门逐户，禁止每个人生火，必要时甚至强令禁止。他蹑脚走近，向牲口棚、起居室和小童屋里窥看，连一丁点火光都没看到。他伸长鼻子嗅烟囱，没闻到一星熄灭的烟味。两点钟左右他躺到他的树叶床褥上较为放心地睡了。

不足一小时后的三点钟左右，全村和村周围的森林都烧了起来。燥热风从圣·沃尔夫冈教堂沿着山坡将熊熊的烈火吹过森林直吹到山脊。

第三场大火的那天夜里，幸存者们沿爱默尔河绝望地怒吼着、呻吟着、哭泣着逃下莱茵河谷，他们此后的日子要么穷困潦倒，要么至死都靠租种他人的田地糊口。科斯玛斯·阿尔德尔独自一人留在了他的烧焦的农庄上，大家都以为他同其他的十二人一样也被烧死了，人们已为他们在附近的戈茨贝格唱过了 *Dies - Irae*^①。他是睡在他家潮湿的地下室里的，因为他夜里习惯于同葬在那里的他的女儿喁喁交谈。科斯玛斯的女儿是个堕过胎的女人，戈茨贝格的牧师无法让她埋葬在教堂里。当科斯玛斯·阿尔德尔这下看到上帝都干了什么之后，他决定留在他的庄园上，无所事事地干等末日审判的那一天。他在他家的废墟里一蹲二十年，懒得动手修缮农舍，只在饥饿将他越来越深地赶进愉快的幼林时才离开它。他最终果真饿死了。不是因为缺少食物——艾希贝格人懂得烹饪一切——而纯粹是由于厌倦生活的倔强。

就这样，最后这名阿尔德尔同时也是最后一名艾希贝格人再一次表现了那种危险的固执性格，全村人数百年来都是这种性格，最终也导致了它的消亡。

① 拉丁文，意为愤怒之日。末日审判时一首圣歌的起首句。

未生之人

将郎帕特和阿尔德尔两个姓氏的生活习俗写成一本书，用精确无误的笔在交叉的数百页里幸运地解开两族的混合，伤害那乱伦的身体，把肌肉延伸过度的头颅、深陷的下巴里的肿厚的下唇辩解为健康的原始存在的标志，一位努力深入认识他的祖先、研究故乡史的朋友也许会接受这个任务。尽管如此，要不是恰恰是阿尔德尔家族在十九世纪初生出了一位具有那么高的音乐天分的孩子——其天分确实是亘古未闻，而且事实表明这在福拉尔贝格也后无来者——要描写艾希贝格农民的历史、他们贫穷单调的生活、他们的恶行、他们特别狂热的信仰、他们对来自外界的新事物的不可超逾的固执，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这是一个名叫约翰尼斯·埃利亚斯的孩子。

描写他的生活无非就是令人痛心地说所有那些本来也许会意识到此人的伟大天才的疏忽和遗漏、但由于冷漠、纯粹的愚蠢或像那位康托尔·高勒，费尔德贝格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他的尸骨应该被挖出来，撒向四面八方，好让他的肉躯在复活之日再也不会汇聚成形）出于纯粹的忌妒而使之荒废了。这是对上帝的一次控诉，他听任他的挥霍情绪的支配将那宝贵的音乐天赋偏偏倾倒给艾希贝格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他本应该意识到，在那么一个音乐细胞匮乏的地区他绝不可能利用它和完善它。另外上帝随心所欲地将约翰尼斯·埃利亚斯创造得那么痴迷于爱情，使他的生命被折磨得过早地夭折了。

上帝造出一个音乐家，却连一个节拍也不允许他记录在纸上，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乐谱这门手艺，虽然他是那么渴望着学习。人类凭却他们天生的头脑简单——我们不想用别的话来形容它——完成了这一撒旦的计划。

当我们听到约翰尼斯·埃利亚斯·阿尔德尔的令人震惊的命运时，我们噤声不语了，会想：这世界该失去多少卓越的人才、哲学家、思想家、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啊，只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学会他们天才般的手艺。我们以此类推：苏格拉底不可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耶稣不可能是最具爱心的人，列奥纳尔多不可能是最杰出的画家，莫扎特不可能是最完美的音乐家，决定世界运行的有可能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名字。因此我们为这些无名的、这些降生了的和最终未能降生的人而悲伤。约翰尼斯·埃利亚斯·阿尔德尔乃其中之一。

诞生

在1803年施洗约翰节^①的这天下午，赛夫·阿尔德尔已是第三次轻摇卧室的门了，他的老婆躺在门后，祈求着、呻吟着进行第二次分娩。好像她的二胎不听压似的，好像它反抗这个世界将自己封在里面、不肯心甘情愿地走进这个世界似的。不管那个可怜的女人怎么努力，试图将它分娩出来，以致最后疼不可支地拿双手撑着肚子，可那孩子就是不出来。

赛夫屏住呼吸。空气里弥漫着赛夫老婆的汗和血腥味。他走向窗户，猛地拉开它，半个房间因此颤动了起来。从窗棂向下沿墙向下震颤，从地板传到床架，向上传进分娩者发烧的头颅。打开窗户好像是他能给予他老婆的唯一安慰。赛夫不善言谈。空气映照太阳，这个六月天异常闷热，空气的流动一点不能令之减弱。赛夫从窗户朝外张望，朝下望向村路最远处的弯道，那个该死的助产妇最终得从那里走过来。从他让孩子去戈茨贝格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时辰，或许还要长。后来他看到她果真从那弯道处拐出来了，

^① 每年的6月24日。

她拎着她的红皮箱，带子挂在胸前，吃劲地爬上来。他看到他的儿子跟在后面跑。赛夫关上窗户，走向他的老婆，望望小柜子上的水罐，将没动过的杯子倒到齐杯沿，掩上门，内心里默默地祷告上帝保佑他的老婆。他本来可以告诉她艾伦索宁来了。赛夫木讷寡言。他打开门等在底下，当助产妇汗涔涔喘吁吁地走进来时，他端给她果汁，二十克罗兹的出诊费，指给她通向夫妻卧室的阶梯。然后他和他的儿子一起走进紧挨着的村子里，最后一次去翻干草。

上面的小屋里他的老婆疼得直喊。

艾伦索宁闷闷不乐、不急不忙地忙开了。当她第三次踩上窄窄的阶梯时，她已下决心要将上山时她头脑里翻来覆去的计划不可阻挡地付诸实施。

这将是她最后一次接生。虽然她已二十一，她还很年轻。她的额上不耐烦地生起了皱纹。另外她的手很柔嫩，这话也有一个人对她讲过。那双柔嫩的手干助产妇真是暴殄天物。她更加不满意地皱起额来。按照在因斯布鲁克的助产妇学校里所学的，她将她的仪器有秩序地排放在清洗台上：橡皮灌肠器，旁边总是施洗注射器，接生导管，转环，导管，最后是脐带剪。然后她开始按照长度和功能整理带子。

赛夫老婆疼得直叫。

艾伦索宁想，她现在还是要接受霍亨的弗朗茨·赫尔希的邀请，去为贝克工作。这可以保障她免费用餐和较高的日收入，最低三十克罗兹。那样她也就一劳永逸地摆脱同乡长烦人的争吵了。没完没了地为圣诞节的看护费争吵，费尔德贝格的民事和刑事法庭的法官大人亲口向她许诺过的。她只想看看她走后是否真会有一个更廉价的来供乡长使唤。不，她对这位恺撒腻烦透了。乡长压根儿不必在她面前装腔作势。只因为几年前她在一次舞会上拒绝了他，他现在才对她这么纠缠不休。他长着厚肿嘴和山羊脚，这与她有什么关系。

赛夫的老婆疼得尖声直叫。

另外，若说从来没哪个男人向她求过婚，这不是事实，因为霍

亨的弗朗茨·赫尔希就在两星期前还向她求过一次婚。书面的，对，是书面的。霍亨的弗朗茨·赫尔希怎么说也要比这位厚嘴唇有教养得多，这个矮而胖的乡长。最后，如果不计较他的驼背，弗朗茨·赫尔希也完全是个魁梧的男子汉。她注重个性，她只注重这个。因斯布鲁克也是个相当大的城市。如果一个乡长一生中从没走得远过离此三小时路程的多恩贝格的话，他还向她谈什么世界呢。也许她根本不会接受霍亨的弗朗茨·赫尔希。细细想来他的驼背也是个不祥之兆，而她是个双手柔嫩的可人儿。这双手太美了，不应做助产妇。这是上士郑克尔以他的士兵的荣誉起誓告诉她的，一点不错。她的嘴角漾着短暂的笑容，但当她忍不住重想起霍亨的驼背时它又消逝了，她虽然没向他许诺，但她却以明显的暗示点燃了他的希望。

赛夫的妻子疼得尖叫不止。

若非有个碍眼的驼背，他倒确实是个听话的家伙。他的肺常常累出病来，这当然瞒不过她的眼睛。她都在想些什么呀。她说到底注重的是个性，她只注重这个。他也有些性情忧郁。而上士郑克尔是绝对不会这样的。可他拥有的土地肯定不足两摩尔干^①，而霍亨的弗朗茨·赫尔希却家境富裕。也许她可以自荐去某个上等人家做女佣，那样她也就可以免遭家家户户众多疾病的侵扰了。无论如何，如果她到晚上还作不了决定的话，她就要参加心爱的马利亚兄弟会登乌德山的朝觐之行，去哀求圣母马利亚出个主意。无论如何她想迁居因斯布鲁克。可走前她要痛痛快快地当面数说那个厚嘴唇的耻辱，要惊得他胡子掉落。

赛夫的妻子躺在那里静静地呜咽。

最好是听从母亲的指教，不依据人的外表判断人，而是考虑他们的性格。她也是这么做的。那是真的，上士郑克尔太爱开玩笑捉弄人。他甚至发表过对皇帝不敬的言论，而霍亨的弗朗茨·赫尔希根本不苟言笑……

① 欧洲各国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 0.25—0.34 公顷。

当她拿起溅满血污的亚麻布时，孩子的脐带被拉得长长的，他躺在赛夫妻子的膝盖上。助产妇吃惊地抱起孩子，抱他去洗浴台，手哆嗦着剪断脐带。她盯着这个孩子，害怕地听听，摇摇，最后拍打他。

他不哭。

她将孩子抱在她的滴着水的手上，再次拍打他，侧耳倾听，屏住呼吸，以便最终能听到这个小心脏的跳动声。绝望中她唱起感恩赞美诗，先是恳求地唱，最后吓得大声唱起来。她突然感觉那块肉团颤动了。又动了一次。她停住不唱了，再听，这回知道这团肉活着。赞美诗救了这孩子的性命。

事后艾伦索宁再也想不起来，这孩子的真实性别是什么。不管怎么说，她告诉乡长说，上帝赠给了约瑟夫和阿加瑟·阿尔德尔一个儿子，她猜对了。

说到这里我们将离开艾伦索宁和她喋喋不休的本性。我们将再也不会遇到她了。因此我们要补充一下，约翰尼斯·埃利亚斯的出生果然是她最后的一次接生服务，她迁居到了因斯布鲁克，在那里同——你也许会想到上士郑克尔，不对——弗朗茨·赫尔希结了婚。因此她在做决定时考虑了性格。这次联姻没生下孩子，霍亭的弗朗茨·赫尔希于1809年死于肺结核。这位寡妇第二次，后来又第三次结婚。顺便说一下，最后的一位——令人不敢相信——是山羊脚的厚嘴唇，戈茨贝格的乡长。1850年左右她的线索消失了。一年之前在一桩遗产调停案的有关档案中出现过。但我们对她是以何种方式谢世的，无可奉告。但不管怎么说，当一位天才的音乐家诞生时，她在场。

好了，在他寻常的生平里可以提到这么一桩事谁不感到骄傲呢？当然，我们可以对着艾伦索宁喊，说在1803年的那个圣约翰洗礼日的下午，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双重奇迹，一个人的诞生和一个天才的诞生，而她却浑然未觉。其他人，产床上的赛夫老婆，赛夫和他的儿子也同样的无所觉。而最严重的是：当此人的这一天赋早已昭然若揭时，却仍然没有人愿意承认。

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们

尊敬的副牧师埃利亚斯·本泽尔是个伟大的演说天才，也是个酷爱生活的人——此条件加上顺从他的自然本性——他也是众女性热情洋溢的崇拜者。正如后面还将展示的，这一激情最终导致了他的沉沦。

副牧师本泽尔出生于莱茵河谷的霍恩贝格，那里自古以来就是迷信和巫术的堡垒。因此他能描述福拉尔贝格最后一次焚烧巫师的情景，那是他孩提时亲眼目睹的。这一骇人的经历最终成了他的神学的奠基石。他无数次地向艾希贝格的农民们宣讲那次焚烧，而且言词是那么的激烈，令他们口干舌燥，头脑和耳朵里的血开始闪光。礼拜天传布福音时，只要一有机会驾起一座桥梁通往他的惊人的童年经历，副牧师本泽尔也就会不失时机。借助他的光辉的幻想，燃烧的荆棘丛的插曲到头来会将他再次带回霍恩贝格燃烧女人的一幕。因为这种布道，艾希贝格险些发生一起致命事件。在1785年的火把礼拜日，在副牧师的布道的鼓舞下，三位郎帕特良心无有不安地决定将齐丽·郎帕特，她也被人叫做心灵齐丽，而不是将草人儿女巫投进火堆。

心灵齐丽，一个老寡妇，她孑然一身地住在村里最高的那座农舍里了度残生，她有个怪名声，说她能同死去的艾希贝格人交谈。她解释她的预言家才能说她是全村居民中住得离上帝最近的，因此能清晰地听见那个世界里的众生的哀嚎，前提是，得是风高月明的星夜，因为乌云会扰乱听觉。众人听后恍然大悟。接下来心灵齐丽宣称，她曾经看到过一些东方来的黑人，男男女女，炭黑的皮肤，炭黑的脸庞，炭黑的四肢和炭黑的牙齿，于是再没人怀疑这个女人的神秘能力了。

老太太因此忽生一念，想出来一个方法，类似于一种心灵登